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七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

明 張溥 輯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  
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

以冒灾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矣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炳翠羽媿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楫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

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翺翔乎碣石忽  
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  
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騏以  
蚺蜺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  
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  
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

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  
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學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  
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  
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

皆稻梁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  
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  
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  
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  
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啞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  
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  
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訾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  
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



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  
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  
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  
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

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  
振殷麟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  
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鞮兮焱駭雲迅奮以  
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差魚頡而鳥眈翕  
赫習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  
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綏  
灑虜褻纒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  
何旛旒邳偁之旖旎也流星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

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  
登椽欒而班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  
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  
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  
壇漫兮列新夷於林薄攢并閭與芟藉兮紛被麗其亡  
鄂崇丘陵之駢駢兮深溝嶽巖而爲谷迤迤離宮般以  
相爍兮封巒石關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唯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見正瀏濫以  
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  
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  
兮壁馬犀之璘璠金人伉伉其承鐘虞兮嵌巖巖其龍  
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  
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極北極之嶸嶸列宿  
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栝振雷鬱律於巖窅兮電  
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

而絕飛梁兮浮蠖蠓而撒天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燹  
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  
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園乎崑崙覽膠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榱兮神  
莫莫而扶傾閶闔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  
而曼衍兮崦嵫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  
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  
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焱肆其碭駭兮披

桂椒而鬱移楊香芬第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  
盼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蕙與芎藭帷弮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  
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倅棄其剗剗兮王繭投  
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  
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琰題玉英螽蝓  
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  
釐三神者迺搜速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

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  
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  
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  
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  
兮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梁弱水之滌澆兮躡  
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  
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

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  
皇天臯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  
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觶膠秬鬯  
泔淡盼蠻豐融懿懿芬芬焮感黃龍兮燁訛碩麟選巫  
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  
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偁棠  
梨天閩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  
礚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



世亂曰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蒨蒨單墀垣兮增宮參差駢  
嵯峨兮嶺嶸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緯杳旭卉兮聖皇  
穆穆信厥對兮徠祈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  
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  
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  
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衰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  
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  
得宜矣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  
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

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貲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藪楚嚴未足以爲參  
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皇之登閱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  
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  
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  
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恃戍卒夾道  
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出入日

月天與地杳爾乃虎路三巖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  
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  
倫蒙盾負羽杖鎬鋸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  
張竟壅之杲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  
虹蜺爲纒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  
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欂槍爲闈明月爲候熒惑司命  
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佻路徽車輕武鴻絢緹獵殷

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夔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  
騎營營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  
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  
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  
龍翰啾啾蹒蹒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  
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

之陳從橫膠韜焱拉雷厲驥駢駘磔洶洶旭天動地  
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  
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挾蒼狔跋犀犛蹶浮麋斲巨狔搏  
元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躋嬉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爲  
之風焱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瘖藜  
獵蒙籠麟輕飛屨般首帶修蛇鈎赤豹牽象犀跼巒阮  
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  
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

晏逢蒙列背羿氏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望舒彌轡  
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斃部曲隊堅重各案  
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  
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  
聿皇蹈飛豹鬪噪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  
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芒然  
窮冗闕與直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擊  
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蹠竦龍言怖魂亡魄失觸輻



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  
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  
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七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簪  
奩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  
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鳴  
鳧鷖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  
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獮獺據鼉鼉  
祛靈虯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  
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  
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  
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  
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  
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

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  
木功不彫丞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  
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  
雉兔收罝罾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  
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  
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

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鹵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翦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搃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  
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  
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  
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糜沸雲  
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擯邑

下將降旂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飢不及餐鞮蝨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  
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  
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  
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

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皆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

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

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盜軼疾如奔星擊如雷

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

燒煇蠡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蹂

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鋌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

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鹵征羌棘東



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隣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惠  
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  
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  
風雲靡英華沈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  
不譚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  
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影禽迺  
萃然登南山瞰烏弋鹵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

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龠建碣磬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剡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

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粟  
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  
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  
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所能及也乃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  
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鞭驟雷輻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  
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敷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驚跼魂負  
沚河靈矍跼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

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

步周流容與以覽虜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

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

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

帝唐之高高兮眎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

睨垓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

龍而超河兮陟鹵岳之嶢嶠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

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

南北兮呵雨師於鹵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  
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  
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鈎芒與驂蓐收兮服  
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  
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藏水滿裏不得左右牽於纏徽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

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

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

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

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

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  
佚不暫廢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  
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  
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  
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

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  
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  
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  
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

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

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

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歸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

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綉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



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  
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  
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與訓屬雄以此篇目頻  
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爲太玄  
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  
爲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  
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  
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

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  
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  
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  
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  
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  
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  
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  
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

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  
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  
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

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讒給事黃門意者  
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  
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  
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  
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

製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  
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  
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  
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  
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  
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  
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

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  
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  
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  
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  
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筭而先驅是  
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誣也當  
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虜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



子迺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蝮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  
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跗與扁鵲  
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  
蹈背扶服入橐激卽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  
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  
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  
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  
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  
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  
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隕唯其  
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祈連司馬長卿竊誓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

而殊不寤。竄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虜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檄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嶠，則不能濇滄。

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榆六莖發簫韶詠

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  
與衆鼓攫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  
竝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  
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  
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  
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  
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

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  
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  
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  
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  
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  
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  
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  
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  
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  
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  
階

##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締紆濟漂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  
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  
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  
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爲墟牧臣司  
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鈇松怪石羣水攸歸菜  
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  
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  
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  
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  
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  
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  
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  
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  
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  
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  
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  
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

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鯨  
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  
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邊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  
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徧伊昔唐虞實  
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  
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報遂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

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泆持牛  
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  
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  
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  
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堦以  
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劔  
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  
閭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駟孔昕僕夫執條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馬  
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坵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觝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  
是則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羅  
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  
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

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宋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  
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  
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  
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  
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  
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  
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  
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  
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竝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  
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  
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妯妹作崇共寮不御不恢夏殷  
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觥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如  
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  
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  
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  
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

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棖題是遂  
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  
敢告執馱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

有柝柎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  
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  
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  
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  
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芄芄作穀山有陁陸野有林麓夷原汙藪禽  
獸攸伏魚鼈以時蒟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豕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麋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直是嚮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  
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  
文隳太室桓納郤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  
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  
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  
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  
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  
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



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  
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奸愆命七  
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  
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  
皇多士多士作頑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篋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  
賓

酒箴

子猶併矣觀併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車礙爲  
甕所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符命

劇秦美新文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  
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

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  
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  
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  
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  
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聳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  
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  
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  
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  
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恬賁之用

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  
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  
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者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禮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賈巨狄鬼信之妖  
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  
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  
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

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蹈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  
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  
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道極數殫閭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滴川流海濤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  
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竒偉  
侖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  
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  
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  
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



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  
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  
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肩殷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  
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  
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  
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  
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韜郁郁乎渙哉天  
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  
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  
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  
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  
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  
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  
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  
來人擣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  
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

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

詞誄之銘曰

詞一作柩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昌意實  
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  
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渡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

精天生聖姿豫有禪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  
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  
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肩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  
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  
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  
禮高禱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  
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

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  
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  
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  
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適在于前屬遭不  
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  
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  
爲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  
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

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  
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  
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  
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  
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  
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澹秋臻黃山夏撫鄆杜冬  
邱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者幼不拘婦人刑女  
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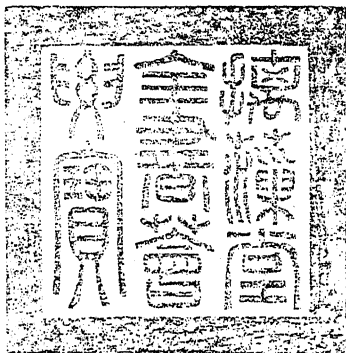


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羣妾  
咸循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勅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  
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  
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  
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  
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過密八音嗚呼哀哉萬  
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  
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

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 臣梅 德